

第十七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一等奖

结

汪梦媛

（建筑学院 城市规划专业 2019 级硕士生）

楔 子

我没想到爸因为这件事对月月转变了态度。也好，这趟去柯伊伯带出差至少要两三年，我只能把月月放在爸身边，如果爸还一直是这六年来那种不冷不热的态度，我还真是担心，既担心月月的成长，又担心爸的身体。

明天飞船就走了，今晚我得回自己家收拾好东西，搬到研究所去住。临走前，爸破天荒地比平时多说了不少话。他笨拙地轻轻握住月月的小手，朝我挥了挥，教她说：“跟妈妈再见？”

月月奶声奶气地说：“妈妈再见。”

我也挥挥手说：“月月再见，要听姥爷的话。”

我转身关门，隐约听到月月稚气未脱的声音：“姥爷，等妈妈回来我都上二年级了，那时候我是不是都不记得抱妈妈的感觉了？”



下个月就该过 35 岁生日了，爸又在我耳边念叨，说怎么也是个整五的生日，得好好过一下，到时候做一桌子菜，必须得有我最爱吃的青椒肉丝，就用我单位发的太空青椒炒就行了，还得有妈最爱吃的蒜蓉娃娃菜，还得喝点小酒。

自从妈去世以后，爸多少变得有些沉默寡言，除了念叨我的事的时候。

爸还说了，今年我过生日，要给我编个“蝶海”让我挂到办公室去，我心里高兴，他的作品少有送人的时候，他说总有人向他讨要，如不是真心喜欢，他绝不出手，若要高价收购也是不给的，他只送给有缘人。

爸从来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执念，现在连纸笔都不好买了，他还硬是坚持练了半辈子书法。妈生前就喜欢中国结，没事儿总是买点挂在家里。妈去世以后，爸鬼使神差地就把跟妈拌嘴的时间全都放在了中国结上，没想到半路出家，才用了三五年就达到了全国顶尖水平，有一回背着我自己飞到台北去考了什么中国结讲师资格证，后来还被传统手工艺协会授予了“非遗传承人”的称号。家里挂着的那些买的中国结十之八九是机器编的次品，早就入不了爸的眼了，但还都留着，因为那些都是妈买的。在传统手工艺界啊，鲜有人知道什么“杨天宇研究员”，他们只知道我是“杨雍礼的闺女”。

我逗他：“爸，你编的怎么样了，给我看看呗。”

爸笑着摆了摆手：“还差一点儿了，你就急在这两天吗？还跟小时候一样那么心急。”

我笑道：“中国结大师要大显身手了，我可想先睹为快。”喏，这也是受爸的影响，我同学、同事平时说话都不怎么用成语了。

爸搓着手坐下：“你的终身大事要是能有这么心急就好喽。”

我没接话。都23世纪了，爸还是21世纪前的思想，觉得什么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我看来，人活一世快活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没遇到适合的伴侣，何必被婚姻所羁绊？

爸停顿了一下，似在等我的回应，见我沉默，遂继续说：“也老大不小了，结了婚也该要个孩子，年龄再大就该力不从心了。到时候我也能含饴弄孙喽。再说，我闺女这么漂亮，又是物理学界的中流砥柱，这么好的基因不传承下去，不是可惜了？”

我笑而不语，最后一句怕是爸能开的最大的玩笑了。

我也喜欢孩子，但我想给 TA 最优秀的基因，那完全可以通过精子库实现，结什么婚呢？我跟爸说过这个想法，爸说成长在单亲家庭对孩子不好，说我不也是单亲家庭么，你照样把我培养成个物理学家，爸就不再接话了。他一生都是个严谨的人，我就给他摆数据，你看全世界现在单身家庭（非婚合法生子，孩子在法律上只有父亲或只有母亲）占了全世界所有家庭的 43%，都快到一半了，它跟一般意义上的单亲家庭是不一样的，也能够提供给孩子健康的成长环境，那我也非婚合法生子不就得了。爸还是没接话，他可能生气了，我就没再提这档子事了。

可我总抱有一丝侥幸，觉得爸那么喜欢小孩，等到看见他亲外孙女，心必会化了，还顾得上我和孩子属于什么“单身家庭”还是“核心家庭”么？

二

孩子的父亲是薛定谔。不是那个死了两个多世纪的薛定谔，是我们所长。他就是他爸的非婚合法生子，他爸姓薛，非得给他取个这么奇葩的名字，没想到一语成谶，他还真在量子物理方面有了极大的建树。他是我的学长兼同门大师兄，读博的时候我们曾在一起过三年，有过很多次高质量的性生活，但后来我们不希望家庭的琐事成为科研的牵绊，就分开了，但仍然是好友。

这个精子是他五年前冷冻的，那时候他处在精子质量最高的年龄。他知道我想要个孩子，他说精子是给我留的。真是个浪漫的礼物。尽管后来爸是那样的态度，我还是很感谢定谔。

但我确实没想到爸是这样的态度。

其实我也是有隐忧的，怕爸不接受我的这种行为，就没告诉他。

受孕成功后，大约孕期三月的时候，我骗他说要出差一年，就没再回过家，直到在市妇幼医院顺产下六斤八两的女儿。

我抱着女儿，带着她的出生证明回到家里。爸没听见我开门，我走到他身后的时候他正全神贯注地研究着他的新作品，时不时编错一个地方，就耐心地拆掉，从头再来。其实他完全可以将编错的地方剪去，再单独编正确的，把线接上即可，以他的技术完全可以把线头藏得天衣无缝，但他就是这么精益求精。我定睛看去，那正是他早前跟我提过的一个想法“百鸟朝凤”，这里面用到了二十多个基本结，数十种组合，编出来的结体面积超过一平方米，他一直都没想好怎么编，现在眼看着是编了一小半了。我虽不会，耳濡目染这么多年也多少懂点皮毛，如果这个作品能完成，真是中国结界的创举！我真替爸高兴。

女儿的哭声打破了宁静，爸的手一抖，停了下来，转过身，我们四目相对。一时间，气氛竟有些尴尬。

我早前想好的台词一句也说不出，只能并不漂亮地说了一句：“爸，这是……你的外孙女。”说罢，我将出生证明放在桌上，用无名指轻往前推了几厘米。

爸沉默了许久，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女儿似乎被这气氛吓到了，突然大哭起来。那一瞬，我见爸的眼里闪过一丝怜爱，才想开口说几句缓和气氛的话，就见他眼中只剩下冷肃。他抄起剪刀，一刀朝手中的作品剪下去，作品碎作两半，断出十几个线头，再高超的接线技术怕也无力回天。女儿似是被这气氛感染，连哭声都止住了。

“这来历不明的孩子，不是我的外孙女。”爸甩下一句，背着手起身，到阳台去了。

“爸……”我抱着女儿追上去，“我是你的女儿，我有你一半基因，她是我的女儿，有我一半基因，也有你四分之一的基因，她是你的外孙女啊。你看这眼睛，跟你……”

“你走吧。”爸打断了我，指了指门口。

“爸……”我看着窗户，略有些不安。

爸都没看我一眼，却仿佛洞悉了我的想法，只说：“你放心吧，不就是养了个不肖的闺女么，我还不至于跳下去。但是，你不走，我现在就跳。”

剩下的话如鲠在喉，我却没机会再说了。我红了眼眶，硬将泪水咽下去，抱着女儿转身走了。走到门口，我还是忍不住回头：“爸，她还没有名字，你能给她起个名字吗？”

爸没吭声。

我摇了摇头，只得推门走了。在车上，我眼前还闪现着爸剪掉的“百鸟朝凤”。当初孟母断机杼是为了警示孟子不可荒废学业，如今爸断了作品，恐怕是想跟我断绝关系了，至少，是跟女儿断绝关系。

对于爸来说，我沿着时代的浪潮走得太远了。爸连北京都不愿意离开，台北就是国内他去过最远的地方了；可我已经考虑在柯伊伯带的居住型太空城买房了。唉，希望女儿别离姥爷那么远吧。到……月球就够了。

“女士，小朋友的名字想好了吗？”

我的思绪被AI的提醒拉了回来，遂回答：“想好了，叫歆月。”

屏幕上显示了三个字并伴有语音提示：“杨天宇女士，请问是否确认您女儿的姓名为：杨新月？”

“不是，”我回答，“是‘歆羨’的‘歆’。”

屏幕上再次显示三个字，“杨天宇女士，请问是否确认您女儿的姓名为：杨歆月？”

“是。”我出声确认。

AI再次甜美地说：“恭喜杨天宇女士，恭喜杨歆月小朋友。”

从此以后，月月有名字了。

三

虽然月月 and 爸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不欢而散，但我相信爸终究还是疼惜自己的亲外孙女的。只要有时间，每周末我都带月月回家来看爸。家里的锁录了我的指纹，我试了一下，只听得“嘀”的一声，门开了。看来爸并没把我的指纹删掉，对于这件事，他原本没那么决绝的。

月月还小，不懂什么人事，我还是不厌其烦地指着爸对怀里的小不点儿说：“月月看，这是姥爷，姥爷就是妈妈的爸爸。姥爷最喜欢月月了。”

爸看了我一眼，随后自顾自地写他的书法。

“今天吃什么呀？”我没话找话。

爸没理我，他可能一点也不想看见我这个在伦理上大逆不道的女儿。

我看了看厨房，什么都没有。爸自己在家的时候就是喜欢凑合，从来不正经做法，扒拉两口就算是顿饭了。其实这些东西 AI 助理完全可以代劳，不过爸的原话是“我不需要这玩意儿”。我听说人家有的从 21 世纪来的冬眠人用 AI 助理都用得风生水起，我爸可一点儿都不像个生在 22 世纪末的人，倒像是生在 19 世纪末。

“我做饭吧，”我挽起袖子，订了些食材，“今天做个冬瓜排骨汤吧，你爱吃的，我哺乳期也适合吃。”我更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不怎么会做饭，但是智能厨房的程序全都是设定好的，冬瓜排骨汤的菜谱自然在房子刚装修好的时候就被我录入进去了，我只需要把食材分门别类放在指定的位置，等上相应的时间即可。一个多小时后，一桌子精致的菜肴出锅了。我端着托盘来到客厅，喊了一声：“爸，吃饭了。”

爸跟我四目相对，一时间，气氛竟又有些尴尬。爸还保持着弯腰的姿势，而所冲着的方向，正是婴儿椅上的月月。月月刚来了兴致，挥舞着小手和小脚，像一只急于接触这世界的小兽。但这时候，爸把

后脑勺留给了月月。

我有点想笑，但忍住了，在这种严肃的气氛下，不太适合笑。

我就知道，像爸这样传统的人，一定过不了“血浓于水”这关的。

吃饭的时候，月月特别懂事，不哭也不闹，仿佛是把这安静留给妈妈和姥爷，让他们说说大人的话。可惜，爸一句话也没对我说。

吃完饭后，我收拾了碗筷放在洗碗机里。时间差不多了，果然，月月抗议的哭声如约而至——她饿了。我坐在沙发上，抱起月月，背过身去，撩起衣服喂奶——今天来得匆忙，忘记带吸奶器了，只能自己喂了。

月月用力地吮吸着，我也感受着这人类本能中最原始的力量。很疼，但那种疼痛似乎一瞬间就把我和月月连在一起了，好像一种无声的交流，是一股电流，直接从月月的身体里，传到我的身体里，我浑身一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那一瞬，我似乎有点理解爸，寻着自己的根呀，或许就是人类最原始的本能。文明让我们学会克制自己的本能，可爸只是还没做好跳离地面的准备。

月月吃完了，闭上眼睛，满足地吧嗒吧嗒嘴，活像一只小奶猫。我放下衣服，在月月额头上吻了一下。

“你自己在家，别吃太咸。”

这屋里没旁人了，是爸的声音。我猛地回过头去，又跟爸四目相对了。爸又说：“你哺乳期，自己在家做饭，别吃太咸。”说罢，他就背着手回房间去了。

月月都快五个月了，我带着月月来了十几次，爸终于跟我说话了。

四

月月九个月了，牙牙学语，我选择在这时候给她断了奶。这时候最不能因为心软就满足她的要求，她见与我撒娇无果，竟破天荒地向爸张开了双手——她平时一看见爸一般会转过身来把头埋在我怀里的。

“爷爷，月月吃neinei。”

月月还小，发不出来“姥爷”这种比较难的词汇，也发不清“奶”的字音，但毋庸置疑的一点是，她在找姥爷。

爸没回话。

月月又喊了一声：“爷爷，月月吃neinei。”

爸还是没回话。

月月见叫了多次无果，小脸转过来看着我，眉头都拧到了一起，想了半天，挤出几个字：“妈妈，爷爷不……爷爷不……”

我恍然，月月是要说“姥爷不喜欢我”！我忙抚平了月月的眉头，柔声说：“姥爷没有不喜欢月月，姥爷只有月月一个外孙女，姥爷最喜欢月月了，姥爷像妈妈喜欢月月一样喜欢月月。”

光顾着哄月月，我都没意识到爸走过来了，正弯腰看着月月。我才在脑海里飞速想着，如果爸不慎说了什么伤害月月的话，我该怎么打圆场，可我发现，爸在笑，不过笑得有点笨拙，就像妈当年口中描述的，他第一次当父亲的时候那样。

爸缓声说：“姥爷没有不喜欢月月，姥爷也没有奶奶，月月大了，不能再吃奶奶了。”

月月的脸上这才渐渐有了笑容。我顺势拉过爸的手指，放在月月手心，月月一把就抓住了爸的手指。这是个好机会！我赶紧教：“月月，叫姥爷，叫姥爷！”

“姥……爷……”

这是月月第一次说出“姥爷”这个词语。

“抱……抱……”

我有些震惊，说实话单位的同事里真心喜欢月月的大有人在，他们都比爸对月月更友好，可月月从不让旁人抱。这难道真的是血缘的力量？

爸第一次抱起了月月，他的动作有些笨拙，似乎想跟这可爱的外孙女亲近亲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却都在排斥这不合伦理的孩子。我

本想张开手护着，但是忍住了。妈说过，爸抱我的时候，从来没摔着过我，所以我们应该相信他，也不会摔着月月。

他抱着月月，很快找回了感觉，左右轻轻摇晃着，嘴里哼着些我听不懂的调调——可能是他平日里爱听的京剧。奇迹般地，月月就在几分钟之内睡着了。

爸轻轻把月月放在床上，朝我勾了勾手，我亦步亦趋地跟上。

“孩子的父亲是谁啊？”爸不含喜怒地问了一句。

“薛定谔。”我如实回答。从大一开始爸就知道我有这么个学长叫“薛定谔”，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爸也知道。

“找时间让小薛来家里坐坐吧，孩子总不能没有父亲。”

“嗯……”我沉吟了片刻，“行。但是……”我试图向爸普及单身家庭的相关知识，“最好还是不要让月月知道她的父亲是谁，不然会改变她对家庭的认知。现在她对家庭懵懂的认知是属于‘单身家庭’，但如果她过早地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谁，就会变成‘单亲家庭’，这二者是不一样的。”

爸沉默了许久，摇了摇头说：“行吧，你随便吧。”

我觉得，爸总算开始接受月月了。

五

我原以为爸和月月的关系就会像这样一天好过一天，可我没想到，意外总是在不经意间发生。

月月3岁，正是对这世界探索欲望最强的时候，一时好奇着宇宙到底有多大，一时又好奇着尘埃到底有多小。她对爸屋里的东西最好奇，因为有很多老古董她都没见过，也难怪，那些21、22世纪的老古董，我在别人家都从没见过。

“妈妈……妈妈……”月月仰着头，指着墙上，跳着脚。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她小手指着的正是爸早年的得意作品

“年年有余”。这个设计特别巧妙，中间两条金鱼是用鲤鱼结和复翼盘长，鱼嘴处与玉环勾连，看上去就像两条鲤鱼对跃出水面，各吐一个泡泡，又恰融合在了一起；鲤鱼的四周是八条向心的金鱼，用的是套色盘长；流苏用的是12股星光线，垂坠下来，好似一头秀发；其实最具意义的是那玉环，那是结婚二十周年的时候爸送给妈的礼物，妈一直珍藏着。我问过爸，为什么不编一个寓意长情的，爸说你妈就喜欢这喜喜庆庆的，再说了，我跟你妈的长情还用得着这么流于形式么？

爸对屋里这些老古董很是珍视，尤其是书法和手工艺。尽管对于月月进书房这件事，爸已基本算是默许了，可我还是有意无意让月月和他的文房四宝和中国结都保持一定距离。

“笨笨，过来！”那是月月的声音，她在叫扫地机器人。

我才是一个分神的工夫，就见月月爬到笨笨身上去了。还好，笨笨是个圆柱体，结构很稳定，月月倒不至于摔下来。可是，当我听到清脆的一声响，我的心里甚至有些绝望。按理说先落地的应该是流苏，那么一大团流苏盘在地上像一团海绵一样，可偏巧就是这寸劲，玉环避开，直落在地上，碎作两半。那玉环承载着爸和我对妈的念想，突然就这么碎了，那爸我和的心也就跟着碎了。

“妈妈——”月月惊得退后两步，眼看着就踩在笨笨的边沿。我已顾不上指责月月，忙一个箭步冲上去接住了月月。

我感觉身后凉飕飕的，爸应该把这一切尽收眼底了。

我一巴掌掴在月月脸上，随着那一声脆响，我也是面颊两行泪。左眼的泪是为妈的玉环再不能复原；右眼的泪是为月月脸上的掌印。这是我头一回打月月。

“妈妈，我错了！”月月抱着我的腿大哭起来，“我把姥姥的玉打碎了。”

我虽心疼的，可这在家里不是件小事，绝不能不了了之，只有狠下心说：“最爱姥姥的人是姥爷，最伤心的人也是姥爷，月月更应该向姥爷道歉。”

月月犹豫了一下，用袖子抹了抹泪，转身过去，仰起头来，怯生生地看着爸，抽噎着说：“姥爷，我错了，我不应该……打碎姥姥的……玉环……”

爸没理会，只是默默地走过去，捡起那碎裂的玉环，执拗地对了幾次也没有对上，我看到他的肩膀微微颤抖着。

月月哭得更厉害，上气不接下气：“妈妈……姥爷……姥爷……生……生我气了……”

我淡淡地说：“月月打碎了姥爷最珍视的东西，姥爷生月月的气是应该的。月月做错了，勇于认错是对的。但不是月月认错了姥爷就应该原谅月月，月月暂时不应该再打扰姥爷了。”

月月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红着双眼朝我伸出了双手。我抱起月月，语气略缓和了一些，征求她的意见：“咱们先回家，好不好？”

月月点点头。

我深吸一口气，说：“爸，我们先走了。”

“等会。”爸得声音冷得像掉进了冰窟里，“把那玩意儿也给我带走。”

爸指的是笨笨。他不但生月月的气，还迁怒于笨笨。也罢，爸一开始就不怎么接受笨笨，虽然它只是个低智能AI。

我只好发出指令：“笨笨，跟我走。”

笨笨的语音重复说着：“主人，不要赶我走。主人，不要赶我走。”一副滑稽相。

可这时候，我们谁也笑不出来了。

六

我原以为爸和月月的关系就是这样了。

爸气消了以后，我还是照往常一样每周带月月回家，可三年来爸对月月的态度一直都像月月1岁以前那样，不冷不热。他从未因那件

事苛责过月月，可我越发担心。爱之深才责之切，爸连“责”都懒得，大约是他觉得像月月这样不合伦理的孩子，干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也在情理之中。

所幸我每天都抽出时间陪伴月月，爸也从未有意伤害过月月，她还算是有一个平和、健康的童年。到如今，她也算是个乐观、自信的孩子。

但今天怕是我要过的一道坎。我很快就要去柯伊伯带出差，路上就得几个月，一趟差少说得两三年。是研究所在柯伊伯带建立空间站的重要考察活动，建立空间站后，对太阳系外的科研项目大有裨益。这就面临着，我需要把月月放在爸这，可我还没想好他们之间该怎么相处。诚然，月月已到学龄，我可以让她上寄宿小学，而且只要有时间我都可以跟她全息视频。但成长的过程中缺少了亲人的陪伴，终究是她人生经历的巨大缺憾。

我正想着，被月月的声音打断了思绪。

“妈妈，你看，酢浆草结！”月月举着一团红色的线朝我跑过来。

月月说的是酢浆草结，这字但凡是个外行都容易念错来着。可我的心里是“咯噔”一声，自从那次以后，我就不允许月月再进爸的书房了，怕月月再创出什么祸来，也怕爸触景伤情。

爸也听见了，现下他就站在月月身后，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

月月转过身去，仰起头，举着那酢浆草结，一字一顿地说：“姥爷，你看，我学会了酢浆草结。那些金鱼的鱼嘴就是酢浆草结。等我学会了那些结，再用纳米把姥姥的玉粘起来，然后就可以把姥姥的‘年年有余’复原了。那可能跟原来的不一样，但是我会跟姥姥道歉的，姥爷，你能不能原谅我啊？”

这三年，她从没忘了这件事。她跟我说了多少次要学中国结，我都回绝了，却从没想到她竟自己偷偷学会了。

“爸……”我尝试着跟爸解释，话到嘴边却是词穷。

“那是酢浆草结。”爸冷不丁说了一句，说话间还蹲下了身子，“跟

你妈小时候一样，字也念不对。”

月月见爸态度缓和了，忙追着问：“姥爷，那个图上为什么有两种编法啊？你看，第一种编出来是这样的。”她用右手食指抵着左手食指指肚，比划个“人”字，“第二种编出来是这样的。”她又比划了个“入”字，还觉得不够，忙不迭用手里的线编了个入字面的酢浆草结。

场面沉默了许久，爸看着月月灵活的双手出神，也罢，连我都看得入神了。月月似乎在这方面天赋异禀，而由于我之前的刻意回避，几乎忽略了她这方面的天赋。

爸接过月月编的结，喃喃地说：“人字面代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阳，入字面代表阴，是不能反过来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

“唉……”爸长叹了一口气，“这孩子，有天赋，让她……跟我学吧。”

“啊？”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教她吧。”爸又说了一遍，这一次语气坚定了不少。

“爸，那我……”我沉吟了片刻，想着出差的事总得告诉爸，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你要出差是么？”爸一语中的。

“嗯。”我点点头，那一刻好似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爸背着手，语气里不含什么喜怒：“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是什么小九九？你今天从进来都欲言又止多长时间了？”说话间还不忘抱怨一句，“要是孩子的父亲在身边还有这种事么？”

我讪讪地说：“这次出差，定谔也去，他去的时间比我长。”说完，我吐了吐舌头，就像小时候那样。这可算得上是一句玩笑了。

爸没理睬我，蹲下身子对月月说：“月月，妈妈出差的时候，住姥爷家好不好？”

月月上前两步腿都顶在了爸的膝盖上，手里挥着刚编的酢浆草结：“那姥爷能教我编这个吗？”

我忍俊不禁，弹了一下月月的额头：“你怎么还开始跟姥爷谈条件

了？”

月月回头看了我一眼，竟又转过身去看着爸，看来这孩子是想让姥爷给她撑腰了。我又好气又好笑，呵，这个小白眼儿狼。但心里也是暗暗欣喜，这些年的教育终究是没白费，月月对姥爷的认知从来都不是个纸片人，她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解决了这块心病，我终于能安心去出差了。

七

出差比预计的时间要长，等我风尘仆仆地回家，都已经是六年过去了。研究所的空间站已然建立完成，我在世纪星城买的房也装修好了，这是柯伊伯带第一座居住型太空城，交通方便，环境优良，自己住不错，以后升值空间也大。

我和月月每周都会全息视频一两次，所以我一直关注着她的成长，除了感受不到我的怀抱以外，月月与我的相处模式也就与我工作忙的时候差不多。我也一直关注着爸的生活。我和爸的关系缓和了许多，这些年也就像有月月之前那样，每次见面都平平淡淡的，唠唠家常之类，只不过如今能多了一个话题——月月。从前月月是我和爸之间感情的裂缝，如今却是联系我和爸之间的纽带。

“妈妈——”门才一打开，月月就笑着叫着朝我扑上来，我一个趔趄没站稳就跌在了地上——我还没完全适应地球的重力，也没适应月月如今的体重。六年来，月月长高了小半米，如今已经出落成个一米六的婷婷少女。

我从地上爬起来，双手夹着月月的脸蛋，笑着说：“快让妈妈看看你都长多大了？”

月月一把把我拉起来，紧紧抱住了我。

“妈妈，我都六年级了你才回来，你出差的时间也太长了！”

“妈妈，我跟你说，姥爷都教了我几十个结了，我现在都已经考到中国结中级证书了，你要是再不回来我都要考高级证书了。”

“妈妈，我跟你说，上周学校手工课教中国结，才教个平结。我跟老师说我会编中国结，她还不相信，我就一个课间徒手编了个复翼盘长，然后老师就目瞪口呆了。”

“还有还有，姥爷说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的瑰宝和灵魂，妈妈，你说是不是啊？”

虽然这些故事我都已经即时听月月讲过了，但月月还是不厌其烦地给我再讲一遍，我也乐意再听一遍，我本已经觉得出差六年，直接跳过了她的小学阶段，很亏欠她了，如今更是不愿意错过她成长的任何一个细节。

最触动我的是她说的最后一句，“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的瑰宝和灵魂。我想，这可能就是爸一直以来最执着的追求，埋在内心深处的追求。虽然爸太刻板了些，但我从不否认爸在这方面执着的追求。而我已经徘徊在理论的最前沿太多年，而对文化的滋养似乎已经忽略许久了。”

“妈妈，”月月挂在我脖子上，丝毫不显生分，“你说我上哪个初中好啊？”

对呀，上初中的事这学期原就该定下来的，今年9月，我的月月就该上初中了。

我小升初的时候，爸就是家里最有发言权的，如今月月小学时期的成长轨迹中爸又是绝对的主角，月月的小升初，爸还是最有发言权。

“姥爷想让我上附中，附中是咱们区最好的传统校了，还离家近。要不上二中也行，比附中差一点，但课外活动特别多，有好多艺术类的老师。妈妈，你说呢？”月月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兴致勃勃。我很爱她，她也很爱我，不想让我错过她成长中的任何一个细节。我很欣慰。

我笑问：“你应该知道附中和二中又多难考吧，你都能考上吗？”

月月拍拍胸脯：“当然能考上了，让我考到雄安去，考到中央行政区去，我也都能考上。但是我不想离姥爷和妈妈那么远啊！”她一边说一边就靠上我的肩膀。

我刮了一下她的鼻子：“哎呦呦，雄安离家才20几分钟就远了啊？”

月月抱得更紧，“20几分钟也不行！”

我沉浸在这天伦之乐当中，但终究还是得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毕竟在我做的功课中，附中和二中都不是首选。我理了理思绪说：“爸，我的想法是让月月上混合校。”

我心里清楚这个建议还是在挑战爸心中的传统伦理，但我欣慰的是他并没有拂袖而去，而是心平气和地说：“我还是想让月月上传统校。传统校里是教师授课，虽然教的知识会有一些的误差，但那样的知识都是有温度的，跟AI教的不一样。”

我耐心倾听着爸的意见，听完以后，再发表我的意见：“但我觉得混合校可以包括传统校的一定优势啊，AI教书，教师育人。毕竟月月小学上的已经是传统校了，她又长在你身边，在养成上已经做得很好了，到了初中阶段也该让她自己闯一闯。再说了，现在社会的人才需求量越来越少，可是要求越来越高，孩子需要掌握更精确、更系统的知识。”

爸听着，皱着眉头，时不时点头，时不时摇头。好在我跟爸本质上的分歧不是特别大，我都没说让月月上全AI授课的常规校，当然我也不想。

爸说：“那些个AI啦就光能讲，它们能带着孩子把知识理解透吗？”

我笑：“孩子的理解能力是很强的，学知识贵在她自己的理解，如果首先用老师的理解去切入的话，那就都是人家嚼过一遍的东西了。我还是希望她能学到最本真的知识，然后自己去钻研。”

“那你的意见呢？”爸终于略微松口。

“九中，或者实验。”我说了我选的两所最适合月月的混合校。

其实爸说的也没错，他的观点更适合文史哲一类的学科，它们是有温度的，时时刻刻都是刻在人的骨血里的。我的观点则更偏向数理化一类的学科，它们是精确的，精确到小数点后千位、万位也不能有一丝误差。

“要不，月月自己决定吧。”爸提议。爸是真的疼月月，给了她最大的空间。

月月的眼睛溜溜转着，爱人得紧，虽然人小，主意可是不小的。

我笑着说：“这几个学校的资料，妈妈都给你找来，你可以想几天，咱们不着急。”

“不用！”月月按下我的手，“妈妈，我决定好了，就考九中吧。因为波波要去二中，江江要去附中。姥爷说了，距离产生美，我觉得我不跟她们在一个学校，我们三个感情会更好。而且，这样我就能通过她们俩知道二中和附中是什么样的，她们也能知道九中是什么样的。如果实在上得不开心，再转学嘛。”

出身单身家庭的波波和出身核心家庭的江江是月月这阶段最好的闺蜜。我忍俊不禁，月月的想法还真是骨骼清奇，而且简单得可爱。可她也是机灵得可以，直接用爸的话作铺垫，爸这下也没法反驳了。

八

事实证明给月月选择混合校是正确的选择，她在九中风生水起。她每天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知识，曾不止一次放学回家以后拉着我说：“妈妈，我从来没觉得学习这么有意思！”我就开玩笑：“以前没意思吗？”她就说：“以前也有意思，但是现在更有意思！”

在老师的引导下，她们班有着良好的集体氛围，在这个集体里，她交到了新的朋友，甚至还悄悄告诉我，班里有两三个男同学都在追

她，好像还有一个女同学在追她。我心里甚至有些得意，我的月月是这么的魅力。妈年轻的时候，知性、美丽，我没完全遗传到妈的外貌，可这姣好的相貌竟全部给了月月，再加上月月的才华，在学校里吸引上几个追求者不是问题。她也悄悄告诉爸了，但爸觉得这几个孩子都配不上我们月月，我被逗得前仰后合。

第一次开家长会的时候，月月的作文被当众表扬，这大约是得益于爸的熏陶，她从小博览群书，作文里引经据典，连老师都说有着超越她年龄的见地。我想着日后让她往文科方面发展也不错，我虽然帮不上太多，但她在爸身边受到的文化熏陶绝对是可见一斑的。

当年我过生日的时候，月月送了我一个冰花结组成的球，编了她一个多月。她拿着那个球对我说：“妈妈，你看这像不像一个宇宙？”果然，初二的时候，她又在物理上表现出惊人的天赋，而且每讲完一课时，她都能从物理学史的角度给出新的理解。我一时也无法抉择了，也罢，就交给她自己决定吧。

月月还在学校里办了手工艺社团，初一就独挑大梁当上了社长，指导教师没在学校内找，因为放眼全校没有哪个老师指导得了这个社团。她是按外聘指导教师的流程注册的社团，指导教师找的是爸，还让爸从传统手工艺协会请了好几个非遗传承人去讲座，剪纸的、篆刻的、书法的，应有尽有，让同学们应接不暇。爸去学校的时候，月月就“杨老师长”“杨老师短”，谁也没看出来这老师就是她姥爷。

月月初三那年，凭借她的社团，市教委和传统手工艺协会联合为九中颁发了“非遗传承示范校”的称号。

原本在十二年义务教育中，她可以直升本校高中，省去不少麻烦，但她还是主意大，说要去实验中学上高中，因为要见识一下不同的学习环境。

月月初中毕业，恰逢爸的八十大寿。那天，连我都没想到的，月月打开精美的黑水晶盒子，里面放着的是大红的“年年有余”。我细看，

许多地方还与爸当年编的有所出入，看起来却更加顺畅了。中间的玉环复原如初，这让我联想到中考之后有好几天她都泡在学校的纳米实验室，我才终于知道她在做什么。

爸许久无言，半晌将月月抱在怀里，潸然泪下。

九

高一上到一半的月月突然说要转学去国科附——全国最好的常规校之一。

我一点也不奇怪月月的这个决定。根据统计数据，常规校培养出最多的科研人才，传统校培养出最多的文史哲人才，混合校培养出最多的政治人才和多元人才。月月希望将来能够搞科研，并且，如今的社会状况，对科研人才的需求空前高涨。

这一切都是因为2218年11月2日向世界公布的那个消息。

2218年7月10日，地球收到来自波江座 α 星（在中国叫做水委一）的广播，勒令人类在200地球年内迁出太阳系，波江人将在200地球年内抵达太阳系，届时将清楚一切残留生物。7月22日再次收到相同广播。很遗憾，经过多次确认，消息属实。天文台在波江座边缘观测到波江人船队的航迹，根据两次收到广播的时间差，可测算出船队速度达半光速，且他们使用的通讯电波是一种瞬时波，传播速度以数量级快于光速，我们暂时称之为I波。水委一距离太阳系 144 ± 4 光年，考虑到路程中的科技发展，他们完全有可能在两世纪内抵达太阳系。根据分析，他们与地球人同属碳基人，生态位存在大量重叠，且科技远领先于地球。目前我们最快的飞船也只能勉强达到0.1倍光速，就算远远超过了太阳的逃逸速度，可若波江人铁了心将地球人赶尽杀绝，我们绝逃不出去。地球人目前掌握的最高级的通讯方式是引力波，引力波的传播速度也不过就是光速而已。我们自称为“地球人”，是因为常年保持0.7型文明，也只是上世纪末才越过I型文明的界限，

而他们自称“波江人”，意味着已经接近于Ⅲ型文明的标准。我们自问，如果给地球两个世纪的时间，我们能够达到Ⅲ型文明的标准吗？

这无疑地球，甚至整个太阳系的灾难。更准确地说，是人类的灾难。

封闭式的会议开了三个多月，与会人员包括了社会各界顶尖人才，最终还是决定向社会公布这个消息，集全世界的力量渡过这场灾难。

以当今世界的文明程度，对于灾难的承受力远强于20、21世纪，是以消息公布后没产生不可挽回的动荡。两个世纪，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长到目前这一代人绝大部分都活不到灾难的到来，短到他们的孙辈就可能面对这场灾难了。消息公布后全世界人民可粗分为两派：一派是且顾眼下的达观派，一派是主张利用两世纪突破难关的进取派。而其实还有一派，就是遭受打击萎靡不振的悲观派，可出乎意料的是悲观派人数倒只是以上两派的零头，可略去不提了。

作为月月的母亲，在她提出转学的那一刻我就明白她的理想，她属于典型的进取派人。在我看来，所谓达观派实际也就是暂时在逃避这个灾难，可我的月月从来都不是逃避问题的人。在学校敢于挑战老师的权威，初中毕业的时候复原了爸的“年年有余”，此前种种，加上如今拼全力考上国科附，恐怕都注定了月月今天的选择。

月月的选择恐怕是压垮爸的最后一根稻草。

大半个世界的人力、物力、财力全都投入到能够扭转灾难的前沿科学上，文史哲人才中，除了金字塔尖端的那些，大半已失了用武之地，更不必说像爸这样的老艺术家了。文化、艺术仿佛已经进入了人类的盲区，郁郁寡欢的爸因为月月的转学一夕之间似乎老了几十岁，从达观派转为悲观派。

那个周日的晚上，月月抱着爸哭了半宿，哭得几近虚脱。可第二天，她顶着红肿的双眼，拭干了眼泪，拿着学习用具去国科附上学了。

我从来没想过，月月的宿命在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

十

月月高考完了。

经过高考试题中上万个打分点给出的雷达图，我的月月个方面的水平均衡分布，其中物理和数学、艺术和历史这两级格外突出，但从她转学的那一刻起，我就可以预见她的选择了。

月月选择了谷大，中美合办的学校，为数不多校址在地外的高校，校址在谷神星，这就意味着她每学期能回一次家就不错了。专业是天体物理。平心而论，这对她来说确实是很好的选择，在微重力环境下，很多在地球不方便做的实验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与地球上的高效在太空建立实验基地相比，这个校址真算得上近水楼台了。

“月月，你的成绩……”爸眯着眼，“清华、北大都没问题啊，如果觉得还不够，那哈佛、麻省理工、剑桥、牛津也可以啊，非得去那么远吗？”

月月懂事地蹲在爸身边，柔声说：“姥爷，现在交通这么方便，我学期都能回一次家的。谷大一直都是我的目标，那儿的位置、科研环境、老师都是我喜欢的，宇宙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行吗？”她声音虽然柔和，语气中却丝毫不容转圜。

我劝道：“爸，孩子大了。小时候咱们都让她自己做决定来着，现在她都成年了，就由她吧，她已经是三思而后行了。”

爸长叹了一口气，摆了摆手，“去吧……去吧……只要对你好，就去吧。”说罢，他站起身，背着手，一步一停地踱到屋里。

“姥爷……”月月还想追上去解释两句，我拉住了她，微微摇了摇头。

十一

月月从大学时的一个学期回一两次家，到一个学期回一次家，再到研究生时期一年回一次家，博士时干脆三四年才回了两次家。虽然她一直坚持着每周打一两次全息视频，对家人的感情也从未变过，但对爸来说，那意义跟她回家来是大不相同。

我依然在不忙的时候保持每周都回家，但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直悬在头上，我们出差、开会的次数近年来只增不减，不能时时待在地球上，就无法保证每周都回家了。

“爸，你给我编个‘盘长四蝶’吧。”我像儿时那样撒着娇，摇着爸的手臂。

“好啦，好啦……”爸挤出一丝笑来，“等月月回来让她给你编去，她编个‘蝶海’才用一天。”

爸真的已经很长时间没编过中国结了，月月大概是爸现在唯一的念想了。我心里不禁发苦。在爸心里说的恐怕是“月月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我靠在爸肩上，说着那句已经说过数次的白色谎言：“月月就在我们单位上班，等我见了她就跟她说，让这小屁孩赶紧滚回来，知不知道姥爷想她啊。”然而我心里清楚，纵是现在她跟我在一个单位上班了，可我的驻地在地球，她的驻地在柯伊伯III号空间站，多久能回一次家，可想而知。

“算了……算了……”爸摆摆手，“孩子大了，有自己的事业要忙。不是那个什么波什么的……”

“波江人。”我说。

“波江人要来了么。我都知道，咱们月月现在在科学界举足轻重了，没时间回家，就没时间回家吧。”

十二

AI 助理提醒我有一个通话请求，我一看是月月打来的，她知道这

天我该在爸这，打这一次全息视频可以一次见到姥爷和妈妈，满足得很，也高效得很。

“妈，我谈恋爱啦。”一接通就是月月大大的笑脸，都三十大几岁的人了还手舞足蹈地，像个小姑娘。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她就紧接着问：“姥爷呢？”

我疾走两步，走到爸身边，这样月月的视野里就能同时看见我们两个。爸略有点耳背了，我拍了拍爸：“爸，月月打来的。”

爸的眼里闪着光，笑着看着月月说：“月月最近好不好？”

月月又郑重其事地说了一次：“姥爷，我谈恋爱了。”

爸的眼前一亮，孩子的终身大事永远是他最在意的。他问：“小伙子怎么样啊？哪儿的人，在哪工作的？”

月月神秘秘地朝视野外说：“你过来。”

一个相貌清秀的小伙子进入了视野，是我见过的，之前的实习生，比月月小上一两岁，表现突出提前转正的，现在已经可以列席“波江问题”相关的会议了。

月月介绍道：“这是郎之万，柯伊伯人，他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法国人，他法文名字也叫郎之万。”

我一听，呵，这孩子的家长也跟薛定谔的家长一样神叨。

郎之万很有礼貌，也很大方，上来就笑嘻嘻地跟我们打招呼：“阿姨好，姥爷好。”爸跟他唠了几句家常，他都得体地回答了。他看着月月的眼神让我感觉，把月月交给他应该没什么不放心的。

“好了，你忙去吧。”月月推了推郎之万。

郎之万离开视野以后，月月见我还发呆，就开了句玩笑：“你还没当上丈母娘呢里头就只有女婿了？”

我笑了。

月月说：“你找什么急，过两天开会不就又见着了。”

我笑道：“也是。”

“姥爷最近干嘛呢？”月月转言问道。

“你姥爷啊……”我神秘地一笑，“他最近研究开‘百鸟朝凤’了！”

月月大喜：“嚯，百鸟朝凤！我小时候偷看过姥爷的设计图，要我中国结界如果只有一个人能编出这个，那只能是我姥爷！”

爸笑着，语气却还是那么淡：“那等我们小月月结婚了，就把这个送给你当结婚礼物好不好？”

月月开玩笑：“我才不，结婚礼物那就是送给我们俩的，我想让你只送给我一个人。”

爸下意识刮了一下月月的鼻子，刮到的却只是个虚空，他的动作滞了一下，收回了手，笑着说：“我们小月月还挺贼啊。”

挂了视频，我和爸一起吃了饭，我晚上就回研究所修整了，次日就得去柯伊伯空间站开会了。我心中还是有隐忧的，月月高中毕业后爸对中国结就没什么兴致了，从月月研究生之后就几乎没碰过了。他突然又把这阔别多年的老爱好捡起来，是为了什么？

十三

这是“波江问题”第136次会议了。

如今科学界分为两派，一派是倾向于离开地球另谋生路的逃亡派，一派是倾向于奋起反抗的留守派，逃亡派的“漂流计划”和留守派的“襄阳计划”已经成型，实施进程过半。本次会议的议程是要进一步确定二者的细节。昨天观测到的最新航迹表明，波江船队距离太阳系已不足130光年，这说明这15年中，波江船队的速度已经超越了光速。现在还不知道他们飞船的推进方式，如果是常规推进方式，根据相对论，他们甚至只需一代人的时间就可以到达太阳系。不用细想都知道，留给我们的时间有多么紧迫。

下面发言的是天体物理中心杨歆月研究员。如今我的月月已经独当一面了，她是坚定的逃亡派科学家，并且她认为灾难的另一面实际是科学进步的推动力，在灾难的重压下人类能够将科学进程的速度提升数倍，这是探索更远的宇宙极好的机会。当然了，探索宇宙要付出的代价也可想而知。

“……

“假设宇宙超圆体假说是成立的，那么在数代人的航行之后舰队将重新返回太阳系。一旦舰队脱离地球的通讯范围，舰队上所有的人类就不再是常规意义上地球的人类，而是新人类了。那么归来时我们是茹毛饮血的宇宙野人，还是已经发展出更高度文明的新人类？

“如何将人类的文明延续下去？我的外祖父曾经说过，一个民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的瑰宝和灵魂。而我认为，现如今的社会背景下，‘民族’一词可上升为‘文明’。一个文明的文化是这个民族的瑰宝和灵魂。

“自从收到波江人广播之后，全世界人民严阵以待，科学研究的热情空前高涨。但这15年来，我们多少已经忽略了文化的发展，积累至今已经是肉眼可见的变化，社会氛围当中氤氲着冰冷和麻木，即便是主张过好当下生活的达观派，他们能渡过真正快乐的余生吗？或许许多人想像乐观的绝症病人一样，在生命里最后一次绽放，可社会的重压下，他们绽放不出真正的美丽。我们不能否认，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首先应解决主要矛盾，诸如文学、艺术这一类学科，可以暂且放一放。但放一放不等于放下也不等于放弃，我提议，离开地球的时候尽可能带走地球全部的文化要素。

“可能在航行中为了种种原因，我们会放弃传统伦理，甚至放弃肉身、放弃个体思想，但我们可以依旧是文化的载体，是这个文明的载体。延续我们的文明，不是单纯求我们的肉体活下来，而是求我们的灵魂延续下去。”

我觉得灾难来临以后我反而活得更加释然。我没把这次开会当成什么世界性重大会议，只当成我女儿的汇报发言一样听着。我想，我不再需要为月月操心了，她真的长大了。

十四

136 次会议之后，我休了年假。攒了不知道多少年的年假，我一休可以休小半年。薛定谔是以朋友的身份以领导的身份软硬兼施地劝过了我，但他劝不动的。

这段时间，我时常陪在爸身边，不陪着爸的时候，就出去旅游散心。之前旅游总是在太阳系，我才发现地球上许多名胜还未来得及欣赏。

AI 助理提示我有一个通话请求，我接通了。月月的身影映入眼帘。

“妈，我下周要走了。”月月淡淡地说，语气淡得有点像爸。

“啊？”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漂流计划第一批，我选上了，下周一就走了，消息今天刚解密。”月月一边走一边说。

“嗯……那你……走之前，回家来看看吧。”我一时间语无伦次，不知道说些什么。我才意识到，我的月月要离开我了，永远地离开我了。心里好像被剜了一刀一般，原来生离，远难于死别。

“我到地球了。”月月说。

是啊，我都没注意，看她的行为所反映出来的重力环境，就是地球啊。

她继续说：“地球的文化要素现在就差中国传统手工艺还没录完了。唉，自从姥爷不怎么管了之后，手工艺协会都快散了，我这周得抓紧时间走访这些大师才行。对了，姥爷呢？我刚才给他打视频他没接。”

我心里“咯噔”一声，月月的视频爸从来都是立刻便接的，没接？这还是头一回。我忙说：“你现在赶紧回家，我也回家。”

我和月月几乎是同时到家的，到了家门口，我竟有些怯了，倒是月月抢先伸手按了指纹。

家里寂静得像没人一样，我和月月冲进爸的书房，见爸正安详地趴在桌子上，桌子上是足以让人惊得目瞪口呆的“百鸟朝凤”。那成品真的足有一平方米的面积，内力竟真的有百只各式各样的鸟儿争奇斗艳，形态各异，仿佛要飞出来一般。哦，那是中国结吗？那是幅画卷，将百鸟画得活灵活现，将那凤凰画得雍容华贵；那是首宏大的乐曲，百鸟齐鸣，送冬争春；那还是篇辞藻瑰丽的文章，写遍了世间百态。艺术，原就都是相通的。

月月将手指放在爸的颈脉处，默默落下两行泪水。

可我哭不出来。爸离开了我，月月也将要离开我了。从此以后，我是一个人了。我才知道，悲到极悲，是没有泪的。

那“百鸟朝凤”还剩下最后结尾的一个酢浆草结，我细看，不是没有编完，是拆到一半。整个结体全部都是人字面，最后一个入字面。爸还没有来得及改完。

月月默默将它拆了，重新编好，人字面。最后她用最原始的方法，以明火将线头烧粘，藏进了结体。这“百鸟朝凤”终于完成了，我的月月，赋予了它生命。

月月抱着那“百鸟朝凤”跪在地上，拭干了眼泪，淡淡地说：“妈，你放心吧，我会把这些瑰宝，全都带着，一辈子也不会丢下。”

我点点头，捏了捏她的肩膀。

十五

我和月月为爸举行了简单的葬礼。那天，传统手工艺协会的元老

们全部列席，月月看着他们，也看着爸的遗像，终于抑制不住，瘫软在地上嚎啕大哭。哭过之后，拭干眼泪，顶着红肿的双眼，将中国传统手工艺这一块，全部录入完毕。这是我的月月能做出来的事。

从八宝山出来以后，月月看看时间，又看看天空深处，对我说：“妈，我马上就得走了，姥爷一辈子视若珍宝的东西，我也随身携带了，地球上没什么值得牵挂的了，你参选漂流计划第二批吧，肯定能追上我的。”

“嗯，你去吧。”我点点头。

车来了，月月拉开车门，不忘回过头朝我挥挥手：“妈，保重。”

“嗯，拜拜。”我像她小时候送她上学那样挥挥手与她道别，心里却知道，这是永别。不知道她明不明白这个永别。也罢，如果她不懂，就让她留着这个念想吧。毕竟在她的概念里，她的母亲一定会选上漂流计划第二批，而漂流计划第二批的舰队，不是没有追上，只是在朝另一个方向航行了。

我参加了“襄阳计划”。这是个多么浪漫的名字。在金庸先生的射雕三部曲中，郭靖、黄蓉夫妇誓死保卫襄阳，最终襄阳城破，以身殉国。金庸先生早在遥远的21世纪初就离开了我们，但我们现在，保卫着我们的襄阳，即使也像书里的襄阳一样，希望渺茫。

就让我陪着爸，留在这片他一生不愿离开的土地上，守着他追寻一生的根吧。

全文终

感谢我的学妹杨天宇，她的名字给了我整篇小说的灵感。

感谢我的学姐代月，她对非遗传承的执着让我有心为非遗写一篇小说。